

碧玉血黃花

朱雙雲著

中國戲曲編刊出版社

國立北平圖書館藏



S
H
1
2

MG
I232
82

目錄

一、碧血黃花

二、演劇說明

劇情

排演須知

後記

碧血黃花 目次

一



3 1770 2899 4

碧血黃花 目次

歌劇
本

碧血黃花

第一場

黃興

洪承點

趙傑

徐宗漢

林覺民

陳鏡波

趙雨平

馮憶潔

陳炯明

琴血黃花

淨丑生丑生旦生



朱雙雲

(3)

渝 2957

黃興

(上引) 矢忠革命，有死憂勤。(坐介)(念詩) 誓守中山教，死生不貳心；鼎新須革故，主義留三民。在下黃興，表字克強。湖南善化縣人氏。可恨滿清失敗，以致外侮重重，欲救中國危亡，惟有努力革命，因此加入同盟會，追隨中山先生向革命大道邁進，前奉中山先生電召，是我親赴庇能參加會議，在會議席上，議決在最近時期，舉義廣州，令我統籌其事，我既獻身革命，怎能不竭股肱之力，繼之以忠貞也！(唱西皮原板) 提起了孫先生誰不欽敬！同盟會就是他心血結晶。為革命必須聖宗旨確定，因此上訂定了主義三民；首爭取我中華自由平等，保民族尚民權大重民生。願同胞一箇箇矢忠革命，不畏艱辛辭勞主義服膺，起義師推翻那暴君之政，遠師清湯與武應天順人，前者仆後若繼孤忠應舉，方顯我國革命精神。

黃興

(上)(細覓介，黃興立握手介)(白) 衆位同志到。

黃興（白）有請。

趙聲（唱）徐宗漢，林覺民，陳鏡波，姚雨平，馮憶漢，陳炯明，溫生才同上。

趙聲（唱）（唱西皮搖板）可恨心太毒！

徐宗漢（接唱）殺我同胞如殺民。

林覺民（接唱）十日勤勞，用盡定，

陳鏡波（接唱）重軍盡，得勝，

姚雨平（接唱）中間先，革命，

馮憶漢（接唱）得起胡家一掃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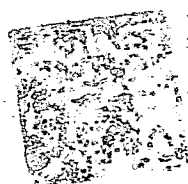
陳炯明（接唱）凡我同胞，奮，

溫生才（接唱）不成功，不成仁。

趙徐等（見黃興分）（同白）黃同志。

黃興（白）諸位同志請坐。

驍血黃花



碧血黃花

四

趙徐等
八人

(同白)有坐。黃同志：但不知誰能會議，決議了些什麼？

黃興

(白)諸位同志：此次庇能會議，孫先生的唯一主張：就是此番舉義，必須傾全黨的人力財力，以爲恢復沉舟之計。舉義雖定廣州一隅，計劃及於長江各埠，經費已籌得一十五萬七千二百一十三元，一切均由南方支部主持，支部之下，分設統籌及調度二部：部下分設八課，各司其事，這裏有各課課長名單一紙，(黃興出名單介)諸位同志請看。(衆閱名單介)

趙聲

(白)此番廣州舉義，得黃同志統籌其事，真吾黨之幸也！

黃興

(白)兄弟領導能幹，深恐不克肩此重任，祇以職責所在，不得不勉爲其難，還望諸位同志多多援助！兄弟不才，還有一箇愚見，諸位聽了：(唱西皮搖板)一髮之危及全身，覆車之鑒莫實焉！保守秘密最要緊，機密之事莫告人，各負各責要相問，坦頭苦幹失忠貞。

林覺民

(白)着呀。我們累次的失敗，就因一機關一部分的被破，以致牽連全局。此

次後食食，不覺間開，實爲至要之舉。但小弟還有一箇謬見，未知有當衆意否。

黃興

（白）我的話，且請諸家。

林覺民

（白）諸家：我思張曉岐，雖爲張廣福督，但是實力不屬。李璋雖爲駐防將軍，但他是無能。倘有李璋提督李璋，（李璋二字）叫起來一念，一鍾鐸手督軍兵，是也。以前巡防營之運動以及新軍運動，均爲李璋所破。我同志死於其手者，紛紛不知其數，故以小弟之見，我黨欲謀大舉，必先暗殺李璋，李璋一死，張曉岐等無能爲力矣。（唱西皮搖板）起義廣州求必勝，首須暗殺李璋，（李璋就直繩）既爲先烈雪舊恨，重爲漢族掃妖氛。

黃興

（白）爲詞兄：（林覺民字意洞）所見甚是。不知衆同志意下如何？

趙徐等

（同白）贊成！贊成！

黃興

（白）既諸大等同意，但不知暗殺李璋，誰能担此重任？

趙血黃興

馮憶漢 (白) 要暗殺李準麼？

黃興 (白) 正是。

馮憶漢 (白) 憶漢不才，雖願拚着性命不要，前去暗殺李準。

溫生才 (白) 想那李準，狡猾異常，非比尋常，馮同志須要謹慎小心，千萬不可冒昧！

馮憶漢 (白) 溫同志聽我這話來，有這是三夫拚命，萬人莫當，我馮憶漢既有那拚命的決心，就是千刀萬刃，也不在我的眼下，何況那小小的李準！你何必長他人的志氣，泄自己的膽。

溫生才 (白) 你此言，是！(唱西皮小倒板)事關大計須審慎，(轉快板)切莫輕視那敵人，徒使良機難得，凡事必須三思行。

馮憶漢 (白) 呸！(轉西皮)區區李準算得甚，何必小怪又大驚！細事毋須多討論，不啻在……

黃興 (白) 溫同志：你既講同志，既自告奮勇，當然有他的把握。你又何必攔阻

哩！

溫生才 (白) 黃同志：想馬馬得漢，色厲內荏，言大而誇，必難勝此重任。

黃興 (白) 你既知道不可輕信敵人；同時也應知道不可輕自估量同志。衆位同志：

尙有什麼話說沒有？

衆同志 (同白) 以爲隨口說說，告辭了。(同唱西皮搖板) 各盡各責毋逃遁！(

同下)

黃興 (接唱) 撥開雲霧見太陽。(下)

第二場

馮妻

旦

楊曉嵐

丑

彭血寶

碧血黃花

趙聲

生

八

馮妻

（上唱吹腔）驚人重義輕別離，獨守春閨好不孤凄！偶見鴛鴦在池中戲，悔教夫婿爲舞閨兒。（坐介）

馮德漢

（上接唱）暗藏李準非同兒戲，越思越想越驚疑，此去性命如蟻蟻，回家一別吾的妻。（夫妻相見介）

馮妻

（白）你回來嗎？

馮德漢

（白）我回來了。妻吓：我們同志決議下來，要想革命一舉成功，必須暗殺水師提督李準，是我自當義勇，担負暗殺李準之責，此去倘能僥倖成功，不但我同盟會之幸，亦我德漢之榮；萬一失敗，只怕今生今世，不能再與吾妻見面了，因此回娘家來，與我妻一別。（泣介）

馮妻

（悲介）（白）呀！你要去暗殺李準嗎？

馮德漢

（白）正是。

馮妻 (白) 你瘋了嗎？

馮德漢 (白) 我沒有瘋。

馮妻 (白) 你這樣胡說，爲什麼要幹這些瘋事？說這些瘋話？

馮德漢 (白) 唉，妻，我明知時勢艱難，非同小可，但是當言道得好，一夫拼命

，萬人敵；況且人生在世，總有一死，死有重於泰山，死有輕如鴻毛，我今
暗藏私心，想苟且偷生，乃是爲黨而死，爲國而死，雖死猶生，死得其所矣。
(唱) 自古誰無死，爲黨犧牲義難辭，拚將一死充黨吏，鼎政
荆軻是義士。

馮妻 (白) 唉，你瘋了。你去暗殺李準，萬一不成，你是準備一死。

馮德漢 (白) 若何？

馮妻 (白) 唉，你，你當得爲妻嗎？

馮德漢 (白) 這倒，(想介)(感嘆地白)是難以割捨。

碧血黃花

馮妻 (白) 你受得了那「食鹽醋」的痛苦嗎？

馮憶漢 (白) 這鹽，(想介，含淚白) 是難以忍受。

馮妻 (白) 你既然怕食鹽醋；忍不得痛苦，你是去還是不去呢？

馮憶漢 (白) 這醋，(想介，很沮喪地白) 爲難得很！

馮妻 (白) 爲難些什麼？

馮憶漢 (白) 唉！要中：說着不去，以後有何面目，再見我那同盟會的一般同志？

我若去時，我既然怕你，又受不了痛苦，豈不是叫人爲難吓！

馮妻 (笑介，很自得地白) 這有什麼難呢！我教你一箇兩全其美的好主意就是啦。

馮憶漢 (白) 如他，倒還請教請教。

馮妻 (白) 你從今天起，老照在家裏，裝着害病的樣兒，就是他們派人來找你，

眼睛裏你装着六神無主，就不怪你啦；一面你再寫封信到那統籌部去，就說
墮水病，同病相憐，請速一來，你既可以保全你的生命，將來更有臉面去見

你那鑊同志，豈不是一條好計嗎！（唱西皮搖板）非是爲妻以牛比，陳平之計無此奇，撒謊撒得有意思，任何人前都可欺。

（接唱）替勞夫人施妙計，必將惡類小惡醫。（白）快快把門關上。（馮妻關門介）

趙璧（內白）走吓。（上唱西皮搖板）憶漢自甘心太義，因何屢誤實行期？莫非三心井二意。（圓場介，拍頭望介）（白）到了，（接唱）待我輕輕來叩扉。（叩門介，白）馮同志在家嗎？（憶漢聽介）

馮妻（白）是那箇？

趙璧（白）趙璧。

馮憶漢（急介，白）趙……同志來了，怎……麼辦？

馮妻（白）快快快起病來。（馮憶漢驚呼吟介）哇……唔……（馮妻將綿被裹在憶漢身上介，馮憶漢抖介）

橋 廬 黃 花

趙聲（懷疑介）（白）怎麼還不開門？（扣門介）呸：開門來。

馮妻（白）來了。（開門介，趙進門介）

趙聲（白）馮同志在家麼？

馮妻（白）他病了。

趙聲（懷疑地白）呀！他病了麼？（見馮介，馮大抖介，口中不住沉吟介）哇……

唔……哇唔……（相見介）（白）馮同志：你病了麼？

馮憶漢（白）病得很。

趙聲（白）但不知得的什麼病症？

馮憶漢（自從那日失足落水，就此一病至今。（又抖介，趙避視介）

趙聲（白）馮同志：怎麼你的臉上，一些病容多沒有？莫非貪生怕死，在此裝病麼？

馮憶漢（漸惶介）（白）我……實實在在的病了吓。（又裝病介）

馮妻

(白)趙先生：他是實實在在的病，你看他嘴裏這樣地哼，身上這樣地抖，難道還是假病不成！(憶漢更抖更哼介)

趙聲

(嘆介)唉！(白)馮同志吓：(唱二六)男兒首當義大義，爾豈能食言而肥！統籌部中自告奮勇君須記，一生從此判雲泥。革命大計非兒戲，畏首畏尾身其餘幾！舉棋不定真可鄙，辜負我同人相許期。死有泰山鴻毛比，何惜此生這下了千秋萬世議！惟願同志毋自棄，力踐前言莫再躊躇！

馮妻

(白)趙同志，非是我畏首畏尾，食言而肥，我實在的病了，待我病好之後，一定拚着性命不要，前去暗殺李準。

趙聲

(白)若得如此，我同盟會之幸也！但克強同志再三言道：暗殺之事，不宜行之於被難日期逼近之日，馮同志：你既不食前言，希望你能在三月二十日以前去實行暗殺。

馮妻

(目示馮妻，馮妻以手止之，憶漢以目示意，勉強地白)趙同志：但放寬心！

馮妻

我決于二十日以前，完成使命了。

趙聲

(白) 如此甚好。

馮德漢

(白) 無怪。

趙聲

(唱搖板) 言行不符最可鄙，(下)

馮德漢

(接唱) 我今又把趙聲欺。(丟襪介，起身介，)

馮妻

(白) 怎麼啦？你又答應他在二十以前去幹了嗎？

馮德漢

(笑介) 嘿嘿(白) 這是我騙他的。我若不騙他一騙，他還要噲哩噲哩的說上

一大堆廢話，我怎麼隨便的一答應，他就滿意去了。正是：英雄總為多情誤，

馮妻

(接白) 咳下猶疑莫氏姬。

第二場

溫生才

小販張二

打鑼人二

紅黑帽四

衛兵八

中軍乙甲

騎夫四

手騎

生

丑

紅

紅

武行

雜

手下

雜

溫生才

（內唱二簧倒板）我心中只把那李軍恨！（上唱二簧原板）爲虎作倀不該應，他那

夏哥賊子當父兄，苦害我李軍人，詢談會同把漢奸懲，惟漢奸不日盡絕，

他是個色慾白淫，怕我食生避至在寨門，廣州城論期已送，不殺李軍功難成

，是我決心把賊刃，學個荆軻刺暴秦，成敗利鈍何足論？鞠躬盡瘁矢忠貞。（

碧血黃花

熟血黃花

一六

白）在下混生才：只因李黨不完，革命難成，是我大謀同志，決於今天三月初十，乘着一艘防叔的走狗，逃往香港，想帶外人是讀英倫的報章，這萬惡的李黨，就這一船（在懷中用手攔着）（母是李黨）殺死，為革命踏踏踏，為我先烈報大仇，我就是這個主意下：（唱搖籃）說說局前把賊拿，此才為國犧牲。（很慷慨地大踏步下）

小販

（手持水晃簋子，盤內滿藕片蕉）（上全歡板）我說可恨可恨真可恨！表演飛簋來了許多外國人，捧動金錢若日注，本朝雖有兩海章，誰知一個也不許進，竟要學那守國的政策。這此學問和學事，價值多是高，頭上花翎，四武藝威風，還有百姓，他原也趨附外國人，大說大氣做他，他學了一身公文公文，和英文。（白）我張三：今天外國人，在朝堂上擺架勢，好容易才換關的人一定很多，所以預備了這多的甘蔗，滿想多賣幾文，豈知從正午到現在，連一個銅子都沒有賣進，真是氣死人哇！

溫生才（內白）走吓，日落西山黃昏近，不見李軍回衙門？

小販（吟喝介）（白）甘蔗賣瓜瓜。

溫生才聽到小販的吟喝，便發笑地追去買一校甘蔗，邊吃邊談介。

溫生才（白）朋友：今天這人這話的多，生意一定很奇吓吓。

小販（冷笑介）哼！（白）倘若沒有你來買我的生意，連一個銅子多沒有賣到。

溫生才（白）却是為何？

小販（白）看的人雖是很多，不過不是官紳，便是賈莊，這些有身份的人，那裏會

在路上買我的水果吃哩！至于那些老百姓，因為身上沒有那塊小綢條兒，不准進場去看，就想遠遠的望着，也要帶那一般如狼如虎的衛兵，開口便罵，舉拳便打的。老百姓不願嘔此氣，一個個的各散了。

溫生才（白）我且問你：本省的文武官員，多不帶了無有啊？

小販（白）這是外國人的事，那有不去接關關指馬虎的！

踏血黃花

溫生才 (白) 聽說李提督他也去了。

小販 (白) 他去得很早。

溫生才 (白) 爲什麼這時候，他還沒有回衙呢？

小販 (白) 外國人還沒有走，大概是送走了洋大人，他纔回去咧。

場內敲鑼喝進介，小販慌張介，

小販 (白) 朋友：快走快走！想必那李提督來了！我們趕快迴避，他們都是不講理

的，衝了他的道，不是挨打，便是捱罵。(小販匆促地下)

溫生才神色自若介，打鑼二人，紅黑帽四人，衛兵八人，中軍甲乙，轎夫四人引

半蹲坐轎上，紅黑帽吆喝介。

紅黑帽 (大聲白) 閒人走開。

溫生才後退步，打鑼人紅黑帽四人，衛兵四人由下場門入，半蹲坐轎上，正抬至

舞台中心，溫生才緊握手槍對準半蹲介。

溫生才（大聲白）李準着鎗。（放鎗介）

後台作鎗聲，四衛兵跪下。

李琦（作淒厲之聲白）拿刺……！（倒地介）

溫生才（大笑介）哈哈！（白）李準吓李準：你也有今天的一天吓！哈哈！（大笑急步下）

甲中軍李衛兵四人追下，乙中軍法扶李琦，始知李琦已死。

中軍乙（大聲白）六人統制身死。快快捉拿刺客。

四衛兵拉着溫生才，中軍甲及四衛兵押着溫生才從下場門上。

溫生才（臉上抹着油畫說白）李準死了沒有？

中軍乙（白）死的不是李提督李準；乃是李將軍李琦。

溫生才（變色介）（大聲白）死的會真不是李準麼？

中軍乙（白）當然不是李提督。

碧血黃花

溫生才

(頓足介)(白)唉！(轉介)爭持吓爭持！可憐你做了李準的替死鬼了。(

沉思介，很淒涼地白)也好，我雖誤錯了人；但是爭持，也是難奴的走狗，多

幾一兩難奴的走狗，就減少一分革命的障礙。(仰天大笑介)哈哈：哈哈：吓

哈哈……

中軍甲

(恍然悟介)(白)哇！你原來是個革命黨。你既是亂黨，就非把你碎屍萬

段不可。

溫生才

(冷笑介)喂喂喂！(忿怒地白)我們革命黨是不怕死的。但你也中國人，你要

知道祖國的前途麼？這幾十年來，將我們祖宗遺留下來的赤縣神州，一塊

一塊的割讓外人；而且說是一條國恥與外人，決不給與家奴」。倘若我們再不

革命，恐怕連帝位，也就不足堪了！他們如果稍有天良，就該一德一心，

加入本會，這溫生才先生起來革命，爭取我們的自由平等，還說什麼我是亂黨，

要將我碎屍萬段呢。(轉天他變地拍了掌奇下)

中軍乙 (白) 還不把他帶回衙門，嚴刑拷問，走走走。(衆押着溫生才下)

第四場

陳意映

旦

林可山

生

陳意映

(上本時) 妾到別處尋覓，雖經幾度淚始乾。(坐介)(白) 奴陳意映，配夫林覺民。是他帶着革命，經常不在家中，想奴雖是女流，也曾側聞大義，明知我夫之志在天下，是爲蒼生，直字是家，但人孰無情，誰能遣此也！(唱南梆子) 奴的志在天下，爲國情，臨別時猶然淚似長水酸，溫柔是一個個素書苦短，惟有奴一人，獨自思量，想他此去，不知何日還得鄉還？(沉思介)(白) 此時，且住，我且在此，靜候消息，靜候不誤，奴，且更盼公公，去到廣州，與奴共一語。有請公公。

碧血黃花

林可山（上唱西皮搖板）忽地意欲辭職，且到堂前問根源。

陳意映（起迎介，自）公公請坐。

林可山（自）你也坐下。

陳意映（自）謝坐。公公，紅蓮意欲一丟職，奉見歸家，是奴放心不下，想到廣州探

望，未知公公意下如何？

林可山（自）這個（語頓介）你們少年夫妻，別離數載，當然隔地相思，你若前去探望，我是決不攔阻，不過他的職幾不歸，乃是爲了種族大義，譬諸夏禹治水，三過其門不入，難道他會就此罷休山民麼？不，不，不。爲的是公義重於私情，國事重於家室，雖則一分小偏，未聞革命大義，但孔子有戎狄是膺之訓，春秋美穆克世之仇，況且官冠帶了管仲之器小，對他未必十分滿意，只因也能尊周攘狄，所以有一簪管仲，吾美被髮左衽笑一之讚美。我讀的孔子之書，受的孔子之教，因此他的希望，才望他爲種族而奮義；不要爲家室而偷生。你此番

前去，千萬不可洩兒女私情，誤了他謀國之大計也！（唱西皮搖板）爾需暫把情絲斬，願留他雙雙登山，黃龍未擒毋放返，寄語我兒猛着鞭！

陳意映（接唱）爾本親父地何敢，大人請把心放寬！（叩別介）檢取行囊把路趨，（檢取行囊介，下）

林可山（接唱）但願此去早還！（下）

第五場

林覺民

陳鏡波

喻培倫

方聲洞

姚雨平

岩血黃花

生 丑 生 生 生

碧血黃花

二四

陳炯明

淨

徐宗漢

旦

陳意映

旦

兵四人

手下

僧官

武行

林覺民，陳鏡波，喻培倫，方聲洞，姚雨平，陳炯明同上，唱（一枝花）

林覺民（唱）捨得頭顱不要，

陳鏡波（接唱）誓把屍身推倒！

喻培倫（接唱）爲民爲國申天討，

方聲洞（接唱）掀起了革命高潮，

姚雨平（接唱）我們志氣敢僑勞！

陳炯明（接唱）終然是成敗利鈍難料。

林覺民 (白) 林覺民。

陳鏡波 (白) 陳鏡波。

喻培倫 (白) 喻培倫。

方聲洞 (白) 方聲洞。

姚雨平 (白) 姚雨平。

陳炯明 (白) 陳炯明。

林覺民 (白) 衆位請各附坐。

衆同志 (白) 附坐。(坐分)

林覺民 (白) 衆位同志：今天已經是三月二十五了，克強先生約定今日由香港到此，

原有一切事務，應請早些整理，以爲臨時不及。

衆同志 (白) 衆同志。(同白) 是。

林覺民 (白) 衆同志：你那三百顆炸彈亮造好了無有？

碧血黃花

喻培倫

(白)早已交下送了。女同志們非常努力，大概再過兩天，便可全部完成。意洞同志：但不知我們的槍械，現在運到了多少？

林覺民

(計算介)(白)只有七十餘枝。

喻培倫

(白)但不知上次運回來的軍械，怎麼會送到海中去的？

林覺民

(嘆介)唉！(白)一言難盡。(唱二六)那軍械奉從那東洋運到，怕的是到香港海關查檢！黃先生與宋燕一封電報，囑咐他小心謹慎免把禍招，又誰知周榮德胆量太小，竟將那槍和彈盡付洪濤，十五枝無煙鎗悉數沉了，還有那四十枝大六經。四二發鎗十彈皆向著門司來拋，此一舉在黨中損失不少，急得我黃同志心如火燒！

方聲洞

(白)可惜不可惜！

姚雨平

(白)林同志：這宋燕原已由六百加到八百，依弟之見，倘若沒有六百枝鎗，是難以發動。

喻培倫（白）諸同志：不必擔心，現在又在日本安插各方，運到大批槍械，大約二十

七日可運到。但不知那些槍械機關，備置得怎麼樣了？

姚雨平（白）那些槍械機關，東京設了一十二箇，西關以及河南多是八箇，共計二十

八處之多；而且都有家眷掩護。

喻培倫（白）林同志那處能管敵的紀錄，以及各課負責人的名單，不知藏在那裏，我

想把它細細研究一番。（唱西皮搖板）會議紀錄太重要，同志務須細推敲！

林覺民（白）讓我前去取來。（下）

姚雨平（白）喻同志：庇能會議的決議，以小弟所知；廣州方面是以新軍爲主力，其

他則以巡防營以及各會黨，凡是可靠的，一併合起來，好在三民主義的宣傳，

已經普遍到各軍隊中，祇要我們義旗一舉，他們都可響應。（唱西皮搖板）三

民主義吹哈戶曉。

林覺民（手持決議案以及名單從下場門上）（接唱）但願掀起革命高潮！（以文件示

碧血黃花

喻介（白）這是有議記錄，這是負責人名單。

喻培倫（接介）（白）這一份名單是很關重要的啊。

陳鏡波（正在翻閱一本總報告，聞之似有所悟，突然醒白）喻同志：請讓我再看一遍。（看名單介）（排子）（看幾隨手放在桌上介）哇！原來如此。

方聲洞（白）雲紀同志：但不知決議案上，關於軍事方面，是怎樣的計劃？

喻培倫（白）庇能會議所議決的，是預備廣州得手以後，即由黃興率領一軍，出湖南進攻湖北，趙聲率領一軍，出江西進攻南京，至于革命經費，決由孫先生向海外華僑籌募。

陳鏡波（冷然地白）只怕沒有這般容易！

林覺民（白）陳同志：說也話不虛——革命者應當以自我犧牲，去換取未來人民的幸福；以三民主義的革命精神，去粉碎黑暗的勢力。只有勇往直前，切莫畏首畏尾！（唱西皮）吾輩若不把險冒，怎能拯救我同胞？

徐宗漢

(上唱搖板)聽說新軍要他調，忙將密信告同鄉。(白)我徐宗漢。來此已是甘家巷，待我叩門。(叩門介)(衆驚介)

林覺民

(白)是，誰？

徐宗漢

(白)是我。(衆開門語，緊張的聲色鬆落下來)

林覺民

(開門介)(白)請呀！(徐宗漢跪內介，林覺民隨手關門介)請坐。

徐宗漢

(坐介)(白)有坐。衆位同志：我從制台衙門那裏來的消息：知道省城以內所有新軍，在下月初旬，便要全都調走，而且張督已下命令，在這五天之內，便要挨戶搜查。

姚雨平

(驚介)(白)呀！那新軍全要調走麼？

徐宗漢

(白)正是。

姚雨平

(白)如此讓我前去探聽探聽。(急步下)

徐宗漢

(白)衆位同志：適纔我從小東營回來，一路之上，已經有人在那裏挨戶搜查

碧血黃花

：只怕你們沒有遺佈，特地前來報告。

喻培倫

（白）特同志：我們趕緊將這些文件，（指會議記錄介）快快收藏，只怕那些惡狗，不久就要前來搜查。

大家匆忙地收拾文件介，林覺民取文件下，卽上，場內作脚步聲以及叩門聲介，大家多緊張起來，在這匆忙之中，陳鏡波取了那張名單夾在他在看的一本線裝書中介，大家沒有注意他介，（場內白）錯了，在隔壁。

陳意映

（內唱西皮倒板）我丈夫去粵東寄沉信書，（上唱搖板）不由奴陳意映黯然魂銷！誰教翁別稚子風浪揚冒，到此是甘家巷輕叩門敲（叩門介）

徐宗漢

（白）是誰請？

陳意映

（白）是我，陳意映，請徐先生。

林覺民搖手介，表示不願見他介。

徐宗漢

（白）林同志不可如此決絕！他既遠道而來，必須見她一見。

說完此話，不待林覺民答話，急迫地開門去了，開門後，徐陳相見介。

陳意映（白）請問姊姊：林覺民先生在此麼？

徐宗漢（白）現在裏面。（引陳進內介）衆位同志：我們且到後面休息休息，好讓他們夫妻談話。（徐引陳喻方陳等下）

陳意映（叫頭）意洞：夫君：你……（咽哽介）好狠的心腸呀！（唱西皮搖板）忍淚

含悲夫君叫：汝將何以慰寂寞？一片痴情惟天表，（哭頭）我！（咽哽介）我的夫呀！（接唱搖板）相思之苦苦難熬。（掩面痛哭介）

林覺民（苦痛跪白）妻呀：我並非不愛你；只因我太愛我的民族；太愛我的同胞，誓

以此身，貢獻與我民族；與我同胞，所以我就沒有餘暇來顧及你了。想當初和你結婚之時，未嘗不想白頭到老，但是遍地腥雲，滿街狼犬，稱心快意，能有幾家！（唱快板）亡國滅族快要到，救民猶如救火燒，一片丹心惟天表，敢爲兒女誤同胞（白）況且先哲有言：仁者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碧血黃花

三二

，吾欲充吾愛汝之心，助天下人愛其所愛，所以就欲先汝而死，不能再來顧你；倘你亦以天下人爲念，當能犧牲你箇人的幸福，爲全人類謀幸福也。（唱快板）激昂大義把死蹈，犧牲小我救同胞，成仁取義孔孟教，不搗黃龍恨不消！

陳意映

（白）話雖如此，你也該將奴安置一下。

林覺民

（叫頭）意映：我妻：妻！你要知道安置事小，救亡事大。你還記得麼？

陳意映

（白）記得什麼？

林覺民

（白）在四五年前的那天晚上，我會經和你說道，與其是我先你而死，反不如你先我而亡，因爲，你的身體太弱，如果我先汝而死，你一定經不起那樣悲痛，所以我希望你先吾而死。妻！事到如今，你應將生死二字，看得更明白一些，天災可以死人；盜賊可以死人；帝國主義的侵略可以死人；貪官污吏的暴虐可以死人；生在今日之中國，是隨時隨地多可以死。（唱快板）前塵影事心頭繞，月影依稀那一宵，攜手並肩把肺膽告，問卿何事再嘵嘵？

陳意映（接唱）舊事重提心如擣！人非太上怎能把情逃？

林覺民

（白）哎噯！妻吓！事到如今，還說什麼不忘情的話！吾既獻身革命，生死以之，不是爲夫的心如鉄石，實在爲了三民主義啊。你我的兒子依新，現在已經五歲，轉眼即能成人，望汝好好撫養，使之繼承父志，那我縱死九泉，也是感恩非淺！話已講完，你請去罷。（唱西皮搖板）卿須諒解吾懷抱！死別生離在今朝。

陳意映

（哭介）（白）如此奴……（哭介）就告辭了

林覺民

（白）請。

以手揮之退出介，掉頭不顧介，陳意映依依不捨介，慢慢後退介，退至臺角又望著覺民介，覺民不理介，陳意映頓足介，長嘆介，唉（下）林覺民關門介，徐宗漢（白）培同志：你好忍心！

徐宗漢

（白）培同志：你好忍心！

碧血黃花

喻培倫

(白)這不是他的忍心，乃是他的偉大。倘若天下人都如意洞一般，何愁革命不成！中國不強！但是讓她一人失意而回，也不是一箇辦法，讓我們派人來送她回去，同時也好勸慰勸慰。

林覺民

(白)全憑衆位，但是一件

喻培倫

(白)那一件？

林覺民

(白)關於此事，以後務請衆位不要再提，以免我的內心痛苦！

喻培倫

(同白)這命。

場內作腳步雜聲咳嗽聲

哨官

(內大聲地白)來！先把這門看起來，一個多不許動？(稍停)要注意窗戶，休讓他們從窗戶裏走！

林覺民等靜聽介，大家緊張介

徐宗漢

(白)真的，狗來了。

林覺民（忽有所悟介）（白）吓！那張名單，好像沒有收藏起來，不知往那裏去了？

（衆驚介）（兵四人同俏官上）

俏官（白）呔！開門來。

林覺民（低聲白）我去開門，你們多坐下來，裝着閒談模樣。

喻培倫坐在書桌旁邊看書介，陳炯明坐在客位介，徐宗漢坐在主位介，林覺民開

門介，俏官同兵等入內介。

徐宗漢（笑介）哈哈！（白）講得真好。（鼓掌介）再來一個。

俏官（厲聲白）你們一個多不許動！（吩咐親兵介）（白）來！把門關上，你們到

處去搜，搜到什麼東西，都送到這裏來，讓我親自發落。

兵關門介，先搜場上介，後分兩邊下場去搜介，

俏官（白）那個主人？

林覺民（白）我就是主人。

碧血黃花

哨官 (指徐宗漢介，白) 這是你的什麼人？

林覺民 (白) 這是賊內。

哨官 (指陳炯明白) 這是什麼人？

覺林民 (白) 這是舍親。

哨官 (白) 他在此怎甚？

徐宗漢 (白) 他是來約我們到一個朋友那裏去吃喜酒，我們正在談論那個新娘子哩。

哨官 (望喻介，走近喻傍介) (白) 你在此怎甚？

喻培倫 (神色自苦介，緩緩起立介) (白) 我在這裏一邊看書，一邊聽他們講笑話吓。

哨官 (白) 看什麼書？(搶書介)

喻培倫 (白) 這是一本周易？

哨兵擲書介，坐到喻培倫所坐的那個座位，翻着放在桌上的書介，哨官正在翻

書時，一張極關重要的負責人名表從哨官所翻的一本書內落在地上，哨官沒有注意，全場人物一見名單驚惶非常，場面起「絲邊」，等到衆人視線集中在人名表時，場面急下「綿」，徐宗漢帶自然走進一步，把腳踏了一半，其餘的被她身一遮住了；哨官丟下了書在場上轉了一週，注意每人的動靜，但衆人既鎮靜而又嚴肅。（親兵分開邊上）

甲 兵

（敬禮介）（白）報告：各院都被查過了，沒有什麼違禁以及可疑的東西。

哨官

（白）來：後戶去搜。

親兵開門介，哨官引親兵高聲開步地下，方世洞陳鏡波暗上，林覺民開門介，

徐宗漢

（腳底下拾起人名表介，吐了一口氣介）（白）你們都說名單不見了，怎麼夾

在這書本之中？我們這台的前途，險些斷送在這名單之手。

方聲洞

（白）好險！

喻培倫

（白）我們做事太過大意了，我們一切組織，都在這張名單之上，不知那個荒

碧血黃花

唐鬼，把它隨便夾在書裏，總纔不是宗漢機警，我們大事休矣！

方聲洞

（白）想是那波同志，把它夾在書中的。

陳鏡波

（白）我沒有中。

陳炯明

（白）過去的事，不必苦苦追問，以後大家小心纔是。

徐宗漢

（忽有所憶介，看錶介）（白）這般時候，爲什麼不見克強到來？

黃興

（上唱西皮搖板）還我河山誅殘暴，奔波跋涉敢辭勞！（叩門介）

林覺民

（白）是那一位？

黃興

（白）黃興。

林開門介，衆起迎介，相見介，一一握手介，各坐介。

黃興

（白）好極了。衆位同志：原來多在這裏，我們可以暢談暢談。

喻培倫

（白）黃同志：現在是革命的苦悶時代，滿清政府是這樣的腐敗，又這樣的壓迫我們，我們的環境，更是非常險惡，時時有被捕的可能，但是我們都可不管。

，本身所感到困難的，只有三件。

黃興 (白) 那三件？

喻培倫 (白) 要問這三件困難麼？

黃興 (白) 正是。

喻培倫 (白) 啊！(唱西皮流水) 困難的事兒雖不少，最關重要只三條，槍械來源事非小，革命的經費須富饒，舉義之期應從早，免我同志有動搖！願後瞻前我憂心如搗，謹爲先生貢芻蕘。

黃興 (唱搖板) 雲起不必心煩惱！舉義之期已非遙。預定方針待我來報告，惟望同

志聽根苗：(白) 衆位同志：我們本來決定在十五號那天發動，只因美國華僑那裏的款項，尚未到齊，荷屬的乙萬五千元，尤須在二十日以後方能匯到，一面更因溫生才暗殺了李琦，省會正在戒嚴，等它稍稍和緩，我們再一鼓作氣，而在日本方面所購的軍械，那時尚未運到，等到今日，已陸續運來，我們以前

碧血黃花

是用頭髮裝運，現在改裝鉄罐，港都因爲這裏風聲緊急，深怕無人主持，所以叫我今天趕來，與衆位共商大計。

陳鏡波

（白）黃同志：依我之見，那舉義之期，不妨改遲幾天，俾得充分準備。

陳炯明

（白）黃：我們現在所準備的實在不夠得很。

喻培倫

（白）衆位同志：依小弟之見，我們還是二十八日發動，選鋒方面的同志，現已到了十之八九，一切準備，也已粗粗就緒，況且我們所依靠的是新軍，如果將日期改遲，萬一新軍調走，那革命的勢力，豈非更加單薄麼！

黃興

（白）著吓！事到如今，我們如果要改期，恐怕人心就要渙散，試問我們怎麼對得起中山先生？怎麼對得起海外的同胞？如果大家沒有決心，我黃興情願拚着一人的性命不要，與那李準一旋。

陳鏡波

（白）話雖如此，我們應自己估量一下自己，輕舉妄動，也未必能操成功的勝算呵！（冷笑介）嘿，嘿，嘿！

林覺民

（厲聲地白）什麼叫做輕舉妄動？革命者，應該不顧一切，勇往直前，拿自己的血肉，去換取人類的幸福，我們的血流得越多，那革命的花，就開得越盛，今天也審慎，明天也審慎，難道等到萬劫不復之後，再去高談革命麼！

黃興

（白）好吓，（叫起來念）我們決定不顧一切，准在二十八日，高舉義旗，那一切的進行，還是根據十日那天的決議，分着十路進攻。（唱搖板）總督衙門由我來領導，

喻培倫

（白）那水師行台呢？

黃興

（接唱）伯先（趙聲號伯先）同志走一遭。

林覺民

（白）督練公所呢？

黃興

（接唱）北江同志是依靠，

徐宗漢

（白）那防範旗滿界以及歸德大北兩門呢？

黃興

（接唱）這路的軍情競存（陳炯明號競存）莫辭勞！

碧血黃花

碧血黃花

四二

方聲洞

(白)還有那巡警道以及中協署呢？

黃興

(接唱)貢(懷毅)梁(起)二君方攻巡警道，

陳炯明

(白)那石馬槽的軍械局呢？

黃興

(接唱)李文甫就死拚石馬槽。

陳鏡波

(白)那飛來廟燕塘一帶呢？

黃興

(接唱)雨平去佔飛來廟，

喻培倫

(白)還有那高地呢？

黃興

(接唱)龍王廟的高地祿村(張祿村)要守牢！

林覺民

(白)砲兵營呢？

黃興

(接唱)洪承點力奪那西槐二巷的營砲，

徐宗漢

(白)電信局呢？

黃興

(接唱)羅仲華去把火來燒，勇往直前把虜塵掃，但願同人不屈又不撓！

全場人物（同聲合唱）革命成功多繁榮，不辭熱血戰征袍！（同下）

第六場

周綺霞

旦

丫環甲

旦

張鳴岐

生角丑扮

高升

雜

丫環乙

旦

應敏之

丑

李準

淨

場面起三更介

周綺霞（上白）吓！（唱四平調）誰曉上鼓鑼三聲響，冷冷清清悶坐在後堂，心中只把

碧血黃花

碧血黃花

四四

制軍想，子夜不歸何冗忙？辜負良宵多悵惘！又值明媚好春光，處此如同處永巷，怎不教如淚簷行！淚簷行！（坐介）

（丫環暗上）唉！（嘆介）（白）這般時候，怎樣還未見制軍回來？難道他又有什麼外遇了麼！（想介）（接唱四平調）莫非是別有金屋將嬌藏！（讀仄）莫非是長堤畫舫去徜徉！千迴百轉難思量，

張鳴岐（內白）掌燈。

周綺霞

（接唱）好似制軍轉回房，忙將脂粉重傳上，（對鏡撲粉介，畫眉介）又把雙眉描畫長，描畫長。

高升手持宮燈引張鳴岐上

張鳴岐

（上唱四平調）珠江風月在畫舫，箇中翹楚首數春娘，位極人臣無他奢望，無災無難長處溫柔鄉，長處溫柔鄉。

周綺霞

（起迎介，媚介）（白）大人回來了。（高升暗下）

張鳴岐（白）回來了。（坐介）

丫婆乙送參湯介，周綺霞接介，遞給張鳴岐介

周綺霞（白）大人請用參湯。

丫婆甲絞手巾介，周綺霞接介，遞給張鳴岐介

周綺霞 大人請來淨面，

張鳴岐淨面介，鋪上床炕介，丫婆乙捶腿介，丫婆甲送茶介

張鳴岐（白）綺霞：宵深人靜，無以為歡，你唱箇曲兒來解悶吧！

周綺霞（故作媚態介）（白）只怕奴唱得不好！

張鳴岐（白）不要客氣啊！

周綺霞（白）如此奴便獻醜了。（唱）「錦標紅」曲詞）臉紅宜笑，幾度惜春宵，牽

錦銀泥，十二青樓拂袖招，杏花稍暖破寒消，貪看寶鞭年少，眼色輕撩，鎖香

奩，玉燕金蟲，淡翠眉峯祇自描。

碧血黃花

張鳴岐

(笑介)(白)好極了！好極了！吓哈……(大笑介)

高升

(上白)啓稟大人：應師爺說：有機密大事當面報告。

周綺霞

(作色介)(白)高升：你就說大人睡了，有什麼事明天再回罷。

張鳴岐

(白)着吓！(呵欠介)有什麼事明天再回罷。

高升

(白)噫！噫！噫！小的也會這樣的回過了應師爺的話，但是應師爺說：事關

緊要，非見不可！

周綺霞

(忿然地白)討厭！

張鳴岐

(白)討厭！討厭！請。

(周綺霞，丫環甲乙同下)

高升

(白)咻！咻！咻！有請應師爺。

應徵之

(上白)人心未厭亂，難得掃揚槍！(相見介)

張鳴岐

(白)請坐。

應徵之

(白)是。(坐介)晚生發夜到此，爲的舉革命黨叛逆的事啊。

張鳴岐（白）吓！（驚聲介）那裏來的這多革命黨！不是前天已經把他們抓來了麼！

應徵之（白）是。前天破獲的那一批，已經遵照大人的意旨辦了，但是今天又抓到了一

批私運軍火的，聽說這些軍火，是他們運來準備暴動的。

張鳴岐（白）吓！（驚介）怎麼是些亂黨，抓不盡殺不盡的？

應徵之（白）是。事關緊急處置，特來請示辦法。

張鳴岐（啊欠介）（白）這箇：

丫環甲（上白）夫人：四太太叫奴來請夫人安息，四太太說保重身體要緊，不要操勞過

甚！

張鳴岐（白）知道了。（丫環甲下）（白）吓！革命黨叫革命黨：爲什麼故意的與我爲難

？專在廣東鬧事，真正該殺！該殺！（咬牙切齒地白）（啊欠介）

丫環乙（上白）四太太叫奴來請夫人去安息，無論天大的事，明天再辦不遲。

張鳴岐（白）敏翁：天時不早，你也該休息了，什麼事明天再談罷。（啊欠介）

碧血黃花

應敬之

(起立介)(白)是。是。(鞠躬而下)

周綺霞

(上)(丫環甲隨上)(白)吩咐下去，無論什麼事什麼人，今晚晚上，不同也不會

。(丫環甲應聲下)大人：你總不聽我的話，保重身體要緊啊！(唱西皮搖板)

王事雖然多艱辛，操勞過度有害健康！

張鳴岐

(接唱)只恨一般革命黨，前仆後繼在珠江。

周綺霞

(白)大人這怕什麼！只要把他們抓一個殺一個，殺得他們干干淨淨，不就完了

呢！

嗎！

張鳴岐

(白)你那裏知道？(感慨地白)他們多是不怕死的，越殺反而越多啊，

周綺霞

(白)被嚇大人：這麼說來，那革命黨是實實在在的可怕吓！哇！(故作驚駭介)

嚇！我吓死我了！(以手拍心介)

張鳴岐

(白)你怕的是什麼？

周綺霞

(白)我不怕別的：怕的是你到外面去的時候，別要像李琦將軍都樣的給革命黨

暗算了哇！（故作驚駭介）嚇死我了！嚇死我了！

張鳴岐（得意介）（白）這樣看來：你到是個有良心的。

周綺霞（撒嬌介）（白）呢唷！呢唷！怎麼我有沒有良心，你到今天纔知道！（媚眼介）唔，你真是個不知好歹的啊！

李準（內白）非見不可。

高升（內白）大人安息了，擋駕擋駕。

張鳴岐，周綺霞聽介

李準（內白）一定要見。你不跟我上面去回，我就闖進去。

高升（內白）李大人：使不得吓！

李準（內白）你管我的閒事！走吓！（急急鋒）（上唱西皮搖板）後夜來轅制軍訪，事關

機密費商量，急急忙忙上房闖，（高升追上介，小圓場介）

高升（白）使不得！使不得！

碧血黃花

（李軍門）（白）高才！高才！李軍門請你立刻派兵去繳械。

張鳴岐

（藍介）（白）吓！（接唱下句）排闥而入爲那椿？（相見介）

李軍

（白）咳，嚙大帥：大事不好了！適纔得到陳鏡波的密報：就說在省垣担任防務的兩營新兵，受了革命黨的運動，準備在那亂黨起事之時，一同加入造反；而且他們想趁省防空虛之時，就在最近期間暴動，特來商量應付之方，還望大帥指示！

張鳴岐

（白）這：怎樣辦？（惶急介）這：怎麼辦？軍門：軍門：我方寸已亂，沒有辦法可想，還請軍門作主！

李軍

（白）依弟之見：還望趕緊將這兩營新兵的軍械繳了，以防萬一。不知大帥意下如何？

張鳴岐

（白）高才！高才！李軍門請你立刻派兵去繳械。

李軍

（白）繳械當然繳械，不可這樣冒失，若不定計而行，只怕激成禍變！

張鳴岐（白）那就難了。

李準（白）大帥不必擔心！兄弟自有辦法。我想趁他們出去訓練之時，密派心腹之人，隨帶幾個機警的家丁，借着檢閱營房爲名，悄悄的把他們六七百枝洋鎗的機柄除了下來？等到他們回營之時，個個變成徒手，（唱西皮搖板）應付不能稍兩莽，惟恐禍變起非常！

張鳴岐（接唱）凡屬省防全仰仗，軍門儘自作主張！（白）來！

高升（上白）嘛。

張鳴岐（白）傳令下去：天明之後，再去挨戶搜查，嚴拿亂黨。

高升（白）嘛！嘛！嘛！（下）（場面起四更介）

應敏之（內唱西皮倒板）日暮途窮革命黨，（上唱快板）圖窮匕見太倉皇！二十八日號角

響，要奪吾主錦家邦，直繩本是忠良將，坐鎮從容有老張，螳臂擋車不自量，

小醜竟敢來跳梁！二次又把後堂上，見了大人說端詳。（白）哄騙大人。那革命

碧血黃花

黨方面，已由胡漢民，黃克強等布置得十分精密，各方運來的軍火，也已陸續到省；同時新軍方面，也已接洽就，決定本月二十八日揭竿起事，首先就是進攻督署。

張鳴岐（驚介）（白）吓……首……先進攻督署？

應敏之（白）正是。

張鳴岐（惶急地白）李……軍……門……怎……麼……辦？

李準（從容地白）大帥但放寬心！天明之後，一面立將新軍繳械，一面就把吳宗禹的巡防營，即刻調回省城；就以三甯駐守龍王廟的高地，其餘的全數扼守海門沿河一帶，則省城固若金湯，亂黨難以逃命，我要告辭了。

張鳴岐（白）且慢：那大局方面，果然布置得井井有條，但他們首先進攻督署，我個人怎生得了？直繩兄：李軍門：（請安介）請你多多幫忙！多多指教！

李準（還禮介）（白）不敢！不敢！依弟之見：大帥不妨移節水師提督行臺，一面並將

署中重要檔案祕密搬走，來他一個「空城計」。

張鳴岐（白）多蒙指教，感激之至！

李準（白）不敢！（唱搖板）大人但把寬心放！管發黃興一命亡。（下）

張鳴岐（白）敝翁傳令下去：將一切重要檔案，悄悄遷出督署，倘有走漏消息者，軍法從事。

應敏之（白）是。是。（鞠躬而退）（下）

周綺霞（上白）大人：想這般夜靜更深，他們來到這兒，究竟爲的是什麼？

張鳴岐（白）你且聽道：（排子）

周綺霞（白）這……我：怎麼講？大……大人：

張鳴岐（白）綺霞你別慌！一切我已布置妥當，如此區區小事，我若布置不了，怎勝封疆之任！你趕緊金銀珠寶，收拾收拾，一同遷出督署，暫避一時。（場面作

雞鳴介，起五更介）（唱搖板）竟夕無眠爲亂黨，（呵欠介）

碧血黃花

碧血黃花

五四

周綺霞 (接唱) 今宵寧負好春光！(舊手同下)

第七場

林時爽

生

鄭坤

生

喻培倫

生

黃興

生

徐宗漢

旦

林覺民

生

方聲洞

生

宋建侯

生

李文甫

生

梁綺川

旦

胡寧媛

旦

羅剛軍

生

胡毅生

生

陳炯明

淨

譚人鳳

生

舞台上布置一喜堂，桌上高燒紅燭（當場拉開）林時爽，鄭坤，喻培倫扮成賀客模樣，黃興，徐宗漢扮成主婚模樣，隨意地在台上踱來踱去

林時爽（白）吉時已到，爲何還未見花轎到來？

鄭坤（白）想必就要來也。

場內作鑼聲鼓樂聲介，林覺民，方聲洞，宋建侯，李文甫扮成轎夫模樣，梁綺川扮成伴娘模樣，胡寧媛扮成新娘模樣，林等四人抬着花轎上

碧血黃花

黃興（白）各位：一路之上，非常辛苦！

林覺民（白）分所當然，何言辛苦？

胡寧媛出花轎介：林時爽，鄭坤，喻培倫，黃興等從花轎內搬取槍械以及炸彈介，將軍械搬下介，下

胡寧媛（白）還有兩批軍火，必須立刻搬運，今天我還要去坐兩次花轎，裝扮兩次新娘。

李文甫（白）胡同志：連這一次在內，你一共裝過幾次新娘

胡寧媛（想介）（白）哦，是第十二次了。（卸脫鳳冠紅褲介）奴告辭了。

徐宗漢（白）吾也要去了。

林時爽 鄭坤，喻培倫，黃興暗上，林覺民等四人將花轎抬下介，卽上

胡寧媛（唱二黃搖板）二批軍火尙須運，（下）

徐宗漢，梁綺川隨下

黃興（接唱）寸陰是競莫留停！

鄧坤（接唱）這般巧計誰人定？

宋建侯（接唱）勝過陳平與孔明，

方聲洞（接唱）論功切莫從輕論，

黃興（接唱）革命功成上賞膺。

羅則軍（急急鋒）（上）（白）衆位同志：大事不好了！

衆驚介

黃興（白）何事？

羅則軍（白）新軍已被繳械；而且又把他們監視了。

方聲洞、（白）吓！難道李準那賊，知道新軍已與我們有了聯絡麼？（想介）哦！是了：想

必有人出賣革命，走漏消息！

林時爽（白）哎！我們何必這樣大驚小怪！反正今天我們就要動手，我們要有自信，這

碧血黃花

勝利是極有把握的。

林覺民

(白)着吓！勝利一定屬於我們；但是爭取勝利，犧牲也是必要，只要我們抱着犧牲決心，縱然這次又告失敗，將來必有成功之日。

林時爽

(白)着！着！着！誰怕犧牲，誰就不配做一個革命者啊！

黃興

(白)衆位同志：依弟之見：還有幾處地方，必須重新布置。

宋建侯

(白)但不知重從布置，時間上可求得及否？

黃興

(白)宋同志：你放寬心！重從布置，不費多大時間，縱成問題，我們也得今天發動，你要知道，下月之初，有兩標要退伍了，他們一退伍，就等于我們放棄了主要的助力。

宋建侯

(白)黃先生：聽說香港方面，已有急電到此，要求延期至三十日麼？

黃興

(白)這是萬萬使不得的，我已覆電去了？林同志：你所招來的選鋒隊，到齊了沒有？

林覺民（白）早已到齊，他們抱着必死的決心：本來準備跟着我們回到福建起事，只因

這裏已有統籌辦法，便多來到廣州。

羅師軍（白）我們有了決死的同志，那這一次的勝利，是必屬於我們的了。

喻培倫（白）你要知道那志士的血，是不會白流的呀！

林覺民（白）看！看！我們流著一滴血，就有一滴血的代價，世界之上，只有血和

火的印象，是永遠不會使人忘懷的！

林覺民（白）衆位同志：此次事成之後，就請撥我一軍，我要殺盡這般沒有人心的饑

子；以及爲虎作張的漢奸，直搗幽燕，生擒溥儀；復我土地，還我山河，實現

這三民主義。（三民主義四字必須「叫起來」念，這段念白尤須句句使勁，字

字用力。）

周發生（內白）走呀！（急急急）（上唱）二黃搖板（變起非常多不幸！急忙與同志開。）

（白）衆位同志：我們有一批軍火，被他們破獲了！

勢血黃花

黃興（白）是那一路的？

胡毅生（白）就是那兩位女同志担任的那一路。呀！黃同志：我們槍枝本不夠用，偏要送去一批，新軍又被繳械，依弟之見，還是改期爲是。

黃興（白）那是萬萬不能。

陳炯明（內白）走吓（急急鋒）（上唱二黃搖板）風雨滿城軍情緊，（掃頭）

（喘氣介）（頓足介）

黃興（白）陳同志：爲何這樣狼狽？

陳炯明（白）哎喲！衆位吓！（唱二黃搖板）不幸不幸真不幸！順德調回兩防營，龍王廟的高地被佔領，眼看大事不能成！行止應當早決定。

胡毅生（接唱）如今惟有改期行。

宋建侯（白）黃同志：此番廣州舉義，不但是組織上很多缺點；就是布置上也太零亂，與其倉卒起事，不如改期爲是！

黃興（堅決地白）衆位同志：什麼叫做改期？改期就是解散。我們怎麼對得起中山

先生？怎麼能起海外同志？（拔手槍介）我不如就是這一槍。（沉思介）哦……（嘆息）我寧願這樣的死；我應當拚着這條性命不要，（更激昂地白）與那……（一擦！哼，（慘笑介）你們是改了，我是沒有改，還得按期起事。

奮勇地向下場門衝介，林覺民等阻介

林覺民（白）黃同志：你不能這樣的感情用事，你應該認清你自身責任的重大啊！黃同志：但放寬心！我林覺民是頭可斷，血可流，任何犧牲，多所不惜，惟有改期是不能同意。

喻方李
人林林五

（同白）黃同志：別人動搖，我們不管，小弟決定服從黃同志的指揮，如期舉義便了。（同唱二黃搖板）同人等一箇箇意志堅定，誓與我革命者同死同生！不猶移不動搖奮勇前進，發揮我同盟會革命精神。勸先生切莫要血氣是逞！須知道本身的責任非輕！此一番舉義旗必須拚命！一當十當百殺盡敵人。

碧血黃花

黃興

（興奮介，「叫起來」白）好吓，（高聲地念）我們爲了三民主義的實現；我們爲了自由平等的爭取，不容我們有絲毫的猶疑，絲毫的顧忌，我們要用我們的血肉，來建立我們的中華民國。衆位同志：聽我一言：

（場人物忽然坐下）

（唱真板高擡子）這軍機必須要重新決定，衆同志一箇箇細聽分明：黑膠鞋是我們臨時濫澄，發動時必須要替纏白巾！免得我自己人不相識認，舉義旗定下午五點卅分，總督署仍歸我黃興担任，胡同志率選鋒死守南門，教線所由競存營號施令，禱來廟全仗着姚君雨平！其餘的同志們命令是遵，等待着螺角響四路進兵。

衆同志

（同白）哇！（同唱）但願得此一番黃龍痛飲！但願得此一番實現那主義三民！但願得同志們不撓不屈不伐不殆把忠心來盡！燃起了革命火重見光明。（同白）好吓！我們各各分頭前往。

譚人鳳 (內白) 且慢哪！(急急錄上)(急白) 衆位同志：革命無分男女老少，老朽是從香港起來加入的。克強：請你給我一槍，(迅速地將長衫脫下介) 隨着衆位一同前往。

黃興 (白) 先生素款已回，終有當面仰見！此是決死隊，請先生毋往！

譚人鳳 (大怒介)(忿慨地白) 豈有此理！爾等敢死，難道我就怕死不成？來來來！快把槍彈給我。

黃興 (以槍授譚介)(白) 如此，先生請來接槍。

譚人鳳 (接槍介，大笑介) 哈……(笑時誤觸槍機介，場面作槍聲)。

黃興 (奪槍介)(白) 先生：你還是不要加入，以免誤了大事！

譚人鳳 (頓覺嘆息介) 唉！(白) 老……不中用了！

黃興 (白) 同志們：各頭前往。

全場同唱(前進歌)(歌訖就後)，且唱且走介。同唱「萬衆一條心，向着革

碧血黃花

碧血黃花

六四

命大造進。生死何足論？主義是服膺！奮勇爭先殺敵人！一腔熱血一片丹心，
誓爲三國殉。拚！拚命向前進！報仇雪恥在今春。直搗幽燕來把黃龍飲，還我
山河復神京！前進！前進！將我血和肉，建起新長城，爭取自由與平等，同慶
昇平」。唱至結束第二句之時閉幕，閉幕後猶有餘音

第八場

衛兵 甲乙丙丁

武打

黃興

生

林時爽

生

朱執信

生

李文甫

自生

黨人 甲乙丙丁戊己庚辛

雞

清兵 八人

統帶

手下
淨

衛兵甲乙丙丁同上

衛兵甲 (白) 既然說是好男不當兵；

衛兵乙 (白) 爲什麼到了危急的時候，反要依靠我們衆弟兄？

衛兵丙 (白) 世事至今不可問，

衛兵丁 (白) 彈藥爲重千鈞反爲輕！

衛兵甲 (白) 難怪他們要革命，

衛兵乙 (白) 官場的事兒實有些不公平！

衛兵丙 (白) 這幾天的風聲格外緊，

衛兵丁 (白) 嗟呼！不想辦法是一個一個的都到那枉死城。

衛兵甲 (白) 想辦法，我們有什麼辦法可想啦？

碧血黃花

衛兵丁（白）總理革命黨的是復與漢族，剷除虐政，我們大家多是漢人，爲什麼不

替着他們一齊起來革命呢？

衛兵乙（白）呃！這個主意倒不錯，我看革命黨是總有一天會得勢的。

衛兵丙（白）小心你的腦袋，這種話可是在這裏講得的嗎！

場面作鏢號聲，場後作鎗聲，衛兵聽介

衛兵甲（白）難道他們已經發動了嗎？

衛兵丁（白）差不多！

衛兵丙（白）我們怎麼辦？

衛兵甲
衛兵乙
丁（白）聽候。

場後鎗聲大作，人聲大亂，四衛兵伏地介

黃興（內白，大聲對白）我們是爲中國人爭氣，你們也是中國人，不要自己人來打

場面驟角聲更響，場後鎗聲更密並雜着炸彈聲，衛兵^戊三人從上場門踉蹌上，急下

黃興（內白）（聲音更近）我們爲中國人爭氣，你們也是中國人，贊成我們的請舉

手！

衛兵^甲
^乙
^丙
^丁

（站起介，將鎗擲地介，舉手介高呼介）（同白）贊成！贊成！

黃興，林時爽、朱執信、李文甫率黨人八人臂纏白布，足登黑膠鞋，林時爽左手執螺角右手挾手鎗，腰佩短劍，黃興朱執信等各執手鎗炸彈上，（急急鋒）

黃興
林時爽

（相顧失色介）（同白）哦！這裏怎麼一個狗官也沒有？

衛兵^甲

（白）他們早已跑了。

黃興

（白）好！我們分頭搜來。

衛兵^甲
^乙
^丙
^丁

（同白）我們來領路。

碧血黃花

黃興、朱執信率二黨人下場門下，林時爽率四黨人上場門下，李文甫率二黨人站在台中戒備外，林時爽率黨人甲乙原場上，黃興和執信率黨人戊己原場上，兩下相會，各詢關介。

林時爽

黃興（同白）不知他們躲到那裏去了？

朱執信

黃興（白）同志們：我先進去放火，你們從東門殺出去。（下）

朱執信（四顧介，驚白）呀！（白）林鳳書和黃鶴鳴呢？

黨人甲（白）在大堂上中槍死了。

黃興（上白）同志們我已把那機寸，放在張鳴岐上房床帳之上舉起火來，我們快快

殺出東門。

黨人丙（急上白）報：李華的親兵衝過來了。

黃興（白）大家一起準備。

全場人物均跪倒誦經分，場後炸亂鎗聲

林時爽（白）（高聲地）我們都是漢人，應該同心合力，共除異族。（場後一鎗射中

他的頭部，慘呼分）破哩！（倒地分）

李文甫同時中鎗倒地分甲乙二黨人受傷分

黃興（咬牙切齒地白）好！我們拚吧！（場後鎗聲又起，一鎗傷及黃興手指，呼痛

分）破哩！

朱執信（白）克強：克強：你怎麼樣了？

黃興（白）我受傷了。

黨人丙（白）黃先生李先生：你們趕快逃走哇！

黃興（堅決地白）那是萬萬不能。我負傷了兩個手指，我還是可以殺敵；況且林李

諸同志，都已死在這裏。哦……我豈可獨生！

碧血黃花

碧血黃花

七〇

朱執信

(白)黃岡志士：(接唱)但願留得此身在，他年烈士得重來！(以手扶黃介)

(克強：你等與國親！革命的前途要緊！)

黨人丙

(白)快是快，但是以後有許多的大事，要你們後死之人，繼續來努力。

黃興

(接黃介)(圓場進白)衆位同志：再見！再見！我們會踏着你們的血路而前進的！(哭介)

場後錦聲大作，朱執信跪步下

黨人丙

(急介)噫！(白)我們的子彈完了。

黨人丁

(白)這……

清兵八人引統帶巡步街上，將黨人甲乙丙丁庚辛擒縛介，黨人等掙扎介，

黨人丙

(冷笑介)哼……(厲聲白)你們多是中國人，爲什麼要這樣的幹呢？正是

：先幾你坐昧：歧路莫徘徊！(大踏步下，黨人同下)

統帶

(白)革命革命，別人的命沒有革掉，先把自己的命革了。(笑介)哈！哈哈

……（得意洋洋地下）

第九場

徐宗漢

旦

黃興

生

莊六

雜

趙鼎

生

徐宗漢

（唱二黃搖板）祇求倚仰都無罪，死節生還總一般。（白）奴徐宗漢，我們

發動以來，已經八個小時，遠遠望去，火光雖屬熊熊，槍聲却已落落，不知是

成是敗也？（唱二黃快三眼）怕只怕我黨人捲堂大散，那願得此一舉種種艱難

！最可嘆同志們意志散漫；更可嘆李維等一流漢奸，但願得此一番天從人願，

鯢角奪大功成還我河山！

碧血黃花

黃興（換穿袖黑長衫）（上唱二黃搖板）不幸陣前中一彈，十指連心痛難堪！（白）

（來此已是，待我叩門。（叩門介）

徐宗漢（聽介）（白）是那個？

黃興（白）是我。

徐宗漢（白）待我開門。（開門介）

黃興進門介，隨手關門介，徐宗漢見黃興右手繫着紗布介，驚介

徐宗漢（白）克強：你為何如此狼狽？我們的大事如何？

黃興（嘆介）！（白）宗漢呀：（排字）

徐宗漢（白）哦：原來如此。

徐宗漢扶黃興介，黃興請介，流血介，徐宗漢爲之裹傷介，場面作雞鳴介，

莊六（上白）寸心祇爲黃君念，數盡更籌夜不眠。（見黃介，驚介）徐先生：那黃

先生怎麼樣了？

徐宗漢 (白) 受傷了。

莊六 (白) 但不知傷勢如何？

徐宗漢 (白) 不甚緊要，但是血不能止，請你急遠去到藥房，買瓶止血藥水。

莊六 (白) 是。待我前去買來。(下)

徐宗漢 (嘆介) 唉！(唱二黃搖板) 想必是內心中痛苦無限，只見他悲切切淚濕青衫。

(坐到病榻上安穩黃興介)(白) 克強：有道是失敗為成功之母，此番雖然失敗，但距成功之期，已經不遠，勸你不必悲傷，保重身體要緊！

黃興 (嘆介) 唉！(白) 我好難也！(唱二黃搖板) 盡虛不成反類犬，未能死義又

生還！(痛介) 哎呀！哎呀！

徐宗漢 (接唱) 事尚有為應順變，前塵不遠有青山。

黃陸介，徐宗漢以單被覆之介，莊六，趙聲上

趙聲 (唱二黃搖板) 此番又等曇花現，革命成功本屬難。

碧血黃花

與徐宗漢相見介

徐宗漢（白）龍先生來進一步，我們又告失敗了。（哭介）哇！

趙聲（白）但不知克強的傷勢如何？

徐宗漢（白）傷勢並不要緊，但他內心之中，是痛苦得緊。

趙聲（白）待我來安慰安慰。

莊六（白）藥水在此，（與藥水置于桌上介）我要告便。

趙聲（白）請便。（莊六下）

趙聲（白）黃同志：克強兄，恕弟遲來一步，累你爲了革命而流血了！

黃興（醒介）是那個？

趙聲（白）是我。（相見介，哭介，（哭頭））

黃興（白）趙同志：伯先兄：

趙聲（白）黃同志：克強兄：吓……

抱頭痛哭介（排子）黃興昏倒介，徐宗漢急灌葡萄酒介

趙聲
徐宗漢

（同白）克強醒來：

黃興

（唱）黃小倒起，耳邊聞忽聽有人叫喊，（醒介，以手撫眼介，痛介）

哇呀！（驚起）回時空又只見同志搶先。此一番都是我統籌不善，連累了衆烈士伏恨九泉。恨恨恨我爲所欲算，一顆彈中右手二指爲殘，我本當拚一死不離血線，無奈朱批信重和生還，泥反了聖賢訓苟免臨難，見了我同志們不勝汗顏！我將這殘酒去洗洗臉，（很勇敢地忍痛強起介，趙聲，徐宗漢欄阻介）善長事會仗你之命而活！

趙聲

（白）克強兄呀：（接唱）克強兄你誤了前程錦片，黨國事還仗你這大投鞭，利與鈍成和敗何足掛念？人生置死地求那俯仰無慚！

黃興

（白）趙同志：你是怎樣說的？

趙聲

（白）黃同志，我和麗堂二人，率領在香港黨員一百餘人來省參加，今晨分頭上

碧血黃花

碧血黃花

七六

岸，始知大事已去，我是迷失路途，渡至河南，恰與莊六相遇，纔得到此。

黃興（白）原來如此。

趙聲（白）黃同志：此地不是安全所在，還是回港爲是！

黃興（張德均白）我輩同志被捕的被捕，死傷者死傷，幾何忍一人獨生，我誓欲渡河，與那李準一拼！

趙聲（黃興白）難道你沒有讀過文天祥的指南錄後序麼？那序裏言道「予分當引決，然而隱忍以行，昔人云：將以有爲也。」你若想有爲于將來，便當隱忍于今日

黃興（白）領教。

徐宗漢（白）趙同志但放寬心！奴自當設法護送克強來港。

趙聲（白）如此我就告辭了。（唱「黃旗板」瞬息港中再相見，

黃興（同接唱）心香一瓣祝平安。

徐宗漢

趙聲下，徐宗漢扶黃興下

第十場

清兵八人

差役四人

中軍二人

招房一人

兵備道

巡警道

臬司

藩司

李準

碧血黃花

手下

手下

雜

雜

雜

雜

雜

雜

淨

碧血黃花

七八

張鳴岐

生

林覺民

生

喻培倫

生

宋玉琳

生

羅則軍

生

陳可鈞

生

程良

生

清兵八人差役四人招房一人上(站門)兵備道巡警道臬司藩司李維張鳴岐同上同唱(點絳脣)

(同唱)血雨腥風，吹落粵東，仇天威，滅彼厥囹！平難立大功。

(升堂介)兵備道巡警道臬司藩司對張鳴岐三揖介各就坐位

張鳴岐(白)今日大審亂黨，有勞諸位陪審。

李準兵
（白同）理當侍候。

李準
（白）帶亂黨。

中軍
（大聲地白）帶亂黨。（差役下）

林喻宋
等六人
（同聲內唱西皮倒板）黃龍痛飲雖成夢！（四差役押上介林等俱身有傷痕臉上抹油腳鐐手拷同上）（同轉快板）浩風猶存天地中！豪瀛遍布革命種，終有一

朝得成功，頭顱可擲利難動，方顯吾輩是英雄！

上堂介，清兵差役踹喝介

巡警道
（白）胆大的叛逆，上得督部的大堂，還敢大模大樣，直立不跪，還不與我跪下！

羅則軍
（白）呸！想我輩乃是堂堂奇男子，烈烈大丈夫，豈能跪你這一般滿奴的走狗；

漢族的罪人！

張鳴岐
你叫什麼名字？

碧血黃花

碧血黃花

八〇

羅則軍 (白) 羅則軍。

張鳴岐 (白) 多大年紀：

羅則軍 (白) 三十歲。

張鳴岐 (白) 你爲什麼要加入亂黨？

羅則軍 (白) 什麼叫做亂黨：我等乃是上爲祖宗報仇；下爲百姓謀福，想你們也是漢族的同胞；黃帝的子孫，爲何認賊作父，親顏事仇，看將起來，真禽獸之不若也。

李準 (白) 制軍：像他這樣的瘋狗，何必向他多問，叫他盡供。

張鳴岐 (白) 盡供。

羅則軍盡供介

李準 (白) 押下去。

差役甲押羅則軍下，差役甲卽上

陳可鈞
程良

（同笑介）哈哈！（同白）瘋狗，瘋狗，你們這般自殘同類的奴才，纔是瘋狗呢。
。（同唱西皮搖板）屈節事仇圖恩寵，我不瘋來你真瘋。

張鳴岐

（白）你們二人姓甚名誰？從實供來

程良

（白）哇！（唱西皮搖板）我程良本是義俠種，

陳可鈞

（接唱）陳可鈞家住在閩中。

張鳴岐

（接唱）何苦枉將性命送！

李準

（接唱）爾等真是極惡又窮凶！

張鳴岐

（白）陳可鈞：看你好似書生模樣，何苦從逆呢？

陳可鈞

（厲聲白）狗官吓狗官！不要以爲我們此番是已經失敗，你要知道：凡有血性的

同胞，一個一個的前仆後繼，踏着我們的血路，來完成我們沒有完成的工作，到了那時，管教你們這般滿奴的走狗，死無葬身之地。

程良

（白）陳同志：他們要殺就殺，又何必對這般滿奴多談呢！（唱西皮搖板）大義微

碧血黃花

碧血黃花

八二

言他怎懣？冰雪豈可語夏蟲！

張鳴岐（曰）程良：你爲什麼要謀爲不軌？

程良不答介

李準（白）太帥問你的話，你爲什麼不開口？

程良仍不答介

臬司（白）好一個大胆的亂黨，在這總督部堂的堂上，還敢這樣放肆？來：大刑侍

候！

差役應聲介

李準（白）程良：你有供無供？

程良仍不答介，李準拍驚堂木介

李準（盛氣地白）打！打！打！

差役應聲介以皮鞭毒打程良介

臬司 (白) 你這亂黨，有供無供？

程良仍不答介

李準 (白) 來：再來與我重重的打！

差役又以皮鞭打程良介

李準 (唱西皮搖板) 看你招供不招供，打你渾身血染紅。

程良仍不答介

張鳴岐 (白) 李軍門：想他乃是一個慫不畏法的狂徒，何必向他多問，來……

(差役應聲介) (白) 叫他們畫供。

陳可鈞畫供介，程良堅不畫供介，差役強挾之畫供，押下介

程良 (大笑介) 哈哈哈哈！

差役押程良陳可鈞下

臬司 (白) 呸！這般人真是不怕死的！

碧血黃花

差役暗上

宋玉琳（冷笑介）嘿，嘿，嘿，革命黨是沒有一個怕死的。

張鳴岐（白）吓！你這亂黨，姓甚名誰？一一供來！

宋玉琳（白）宋玉琳，安徽懷遠世家，今年三十二歲。

張鳴岐（白）你爲什麼要加入那叛上作亂的革命黨？

宋玉琳（白）你且聽道：推翻專制，創造共和，措中國如磐石之安，救生民于水火之中，此其一也。驅逐滿虜，重光華夏，上爲祖宗報仇，下爲同胞吐氣，此其二也。廢廷失政，外侮日熾，欲求平等自由，便非革命不可，此其三也。

張鳴岐（白）你可知道黃興何在？

宋玉琳（白）你要問那黃克強黃同志麼？

李準（白）黃興，亂黨。什麼叫做同志？

宋玉琳（白）他不是死在亂黨之中，便爲爾等所捕，還來問我怎甚？

張鳴岐（白）聽說這次發難，多數主張政期，就是黃興一人反對，他究有什麼理由呢？

宋玉琳（白）當然是有理由。

張鳴岐（白）宋玉琳：我們倒要聽聽：

宋玉琳（白）聽道：我黨從事革命，已經屢起屢敗，今既捲土重來，自應冒險前進；若

復存心畏葸，又何面目見人？這是一大理由。此次運送槍械，所費實在不貲，一朝解散，便難再建，所有一切用費，全由同志募集而來，倘若無端解散，人必疑爲詐騙！不但絕了將來借款之路；而且污了我黨清白之名，這是二大理由。軍人的信條，是有進無退，既奉總部命令，來粵進攻，倘若不戰而退，不但違抗軍令；而且遺笑鄰邦，這是三大理由啊。（唱西皮搖板）只求不愧對大衆，你嘗失敗與成功！

張鳴岐（動容介）（白）哦！（接唱）你若能爲本帥用，高官顯秩受榮封。

宋玉琳（白）呸！（接唱）富貴利祿豈能動？生死決不變初衷！

碧血黃花

李準

(白)這是總督大人的恩典，你要再思吓再想。

宋玉琳

(白)你們這般高坐堂皇擁有重兵的人們，齊來同情我等，響應我們，俾革命早日成功，不要說我宋玉琳個人，感激你們的恩德；就是全國同胞，也是感恩(叫起來念)非淺，(稍頓)若是勸我投降，這明明是侮辱我們革命黨，因為我們革命黨是個個願死而沒有一個甘願失節的。

張鳴岐

(慘然地白)如此你使招供。

宋玉琳

(白)待我畫供。(畫供介)(排子)

張鳴岐

(白)押下去

差役押宋玉琳下

喻培倫

(同笑介)(白)好一個意志堅強的宋同志吓！哈哈哈。

張鳴岐

(白)你為何在此發笑？姓甚名誰？從實供來！

喻培倫

(白)我叫黃光明，四川內江人。

李 漳 (注視喻培倫介，驚異介)(白)想你只有一臂，乃是一個殘廢之人，還來送什

麼死嗎？

張鳴岐 (白)哦；你是獨臂麼？你怎樣會成殘廢的？

喻培倫 (白)我之成爲殘廢，就是你們這般滿奴的走狗所害。

張鳴岐 (白)這是那裏說起？

喻培倫 (白)你且聽道：誓奪胡奴魂，因將化學攻，不辭勞與瘁，爆藥得精通，試驗

遭轟炸，遂成折臂翁！此身雖病廢，氣概尙英雄。

張鳴岐 (驚介)呀！(白)這樣說來：那炸彈就是你發明的，這還了得！盡供。

(喻培倫盡供介)(差役押喻培倫下)(差役卽上)

張鳴岐 (白)還有沒有？

巡警道 (白)就只一個了。

張鳴岐 (白)帶上：帶上：

碧 血 黃 花

林覺民述前介

（白）你這亂黨，姓甚名誰？家住那裏？一一供來：

林覺民（白）我林覺民，福建閩侯人氏，要我招供麼！好好！——拿紙來，待我親筆書供。

李準（白）哦！你這亂黨竟能夠親筆書供麼！哦！想你讀過書的，你既讀過書，就該知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那你就不該謀爲不軌，反叛朝廷？

林覺民（白）哦！想不到你這水師提督，還能夠幾句文，好好好，我且問你：你可知道「我就是唐，割常是懲。」麼？你可知道「我聞用夏變夷者，未聞變於者也。」麼？你可知道「魯周擾攘，吊民伐罪。」麼？

李準沉吟不語介

張鳴岐（白）！你講下去。

林覺民

(白)有道是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想那蒲州，迭爲明患，崇禎末年，乘我內亂之時，勾結了吳三桂，偷進了山海關，乘我之危，滅我之國，已爲天地所不容，神人所共憤！况復豺狼成性，不惜殘民以逞，揚州十日，嘉定三屠，我大漢同胞死於其手者，不知幾千百萬！雍乾之世，大興文字之獄，讀書種子，幾爲所滅，跡其用心，無非是想消滅我們的民族思想，好將炎黃子孫，任他宰割，你想那殘廢的用心，是何等的險毒！(險毒二字叫起來念)傳至近代，竟將海軍經費，移充修造頤和園之用，以致釀成甲午之敗，辱國喪權，莫此爲甚，餘如中英之役，中法之戰，中俄之釁，庚子之亂，一切賠款割地，莫不由政治不修所致，我孫中山先生，不忍漢族之淪亡，欲救生民於水火，因是不顧一切，致力革命，推倒暴君政治，實行三民主義，想爾等都是漢人，爲甚麼執迷不悟，認賊作父，喪心病狂，自殘同類？試將冷眼觀螻蟹，看爾橫行到幾時！你們若不及早回頭，將來悔之晚矣！(唱西皮搖板)革命成功不旋踵，願爾反正

碧血黃花

八九

碧血黃花

九〇

立大功！創造民國五族共，主義三民樂大同，倘若吾言不採用，將來後悔實無窮！

李準（白）來：聞去他的鏢榜，讓他席地而坐，親筆招供。

差役開鑲榜介，給以紙筆介

林覺民（坐地介，寫供介）（白）待我供來：（寫供介）（排子）（作嘔吐介）（注視地上介）（忍吐介）（李準親捧漱盂下座介）（供畢介）（張李閱供介）（張李嘆息介）

張鳴岐
李準（同白）林覺民：你還有何說？

林覺民（白）但願爾等洗心革面，毅然反正，革除虐政，建立共和，我林覺民縱死九泉，也是甘心瞑目。

張鳴岐（白）好好好！押下去。

差役押林覺民下（突然地狂呼介）（白）來：（衆應聲介）（白）將所有擒獲的

亂黨，一起綁赴法場，就地正法，不得有誤！（衆應聲介），（白）掩門。（衆排班下）（白）來日大難心惶恐，

（接白）做日和尙撞日鐘！（同下）

（全劇完）

張血黃花

九二

G 4/4
(男收)

歌 前 進

朱雙雲

萬	衆	一	條	心	向	着	革	命	大	道	進	生	死	何	足	論
5.	5	3	6	5	5.	6	7.	7	1	2	3	4.	3	2	1	7
萬	衆	一	條	心	向	着	革	命	大	道	進	生	死	何	足	論
6.	5	4	3	2	2	6	1	7	1	1	1	5.	5	6	6	0
主	義	是	康	福	裕	勇	殺	敵	人			一	腔	熱	血	
6.	5	1	1	0	1	1	1	0	5	0		5.	4	3.	2	3
一	片	丹	心	，	誓	爲	殉	1	拚	1		拚	命	向	前	進
2	6	5	5	5	5.	4	5	3	1	5.	2	2	3.	3.	1	5
報	仇	雪	恥	在	今	來	直	搗	燕	來	把	飲	還			我
3 2 1	5	5	5	1	1	4	6	6	0	1	2	3	非		4	
山	河	復	神	京	前	進	前	進	1	將	我	血			和	
5	1	3	2	5	1	1	7	1	3.	2	2	1	2.	1	7	1
肉	建	建	新	長	城	爭	自	由	與	平	寧	寧	同	慶	昇	平

b 2/4

黃花崗紀念歌

朱雙雲

3. 4 | 5 5 | 1 1 | 6 1 | 7 6 | 5 4 | 3 3 | 3 4 | 5 4 | 1 7 |
先 烈 之 血 不 白 流 轉 瞬 武 昌 功 成 就 偉 績 豐 功 垂 不
朽 大 義 孤 忠 燭 堡 球 永 永 紀 念 三 二 九
碧 血 黃 花 照 千 秋 我 先 烈 啊 ！ 華 路 臨 艱
先 天 下 之 變 而 變 我 後 死 啊 ！ 堅 持 操 守 三 民 主 義
大 路 走。

黎 明 新 報

三 三

演出說明

一 劇情

民國紀元前一年，即公元一九一一年，黃克強先生奉總部命，謀舉義于廣州。以清水師提督李準，梟鷲狡詐，大爲革命障礙，擬刺之，黨人馮憶漢自告奮勇，衆皆壯之！願馮色厲內荏，遲遲不敢舉。同志溫生才知而不謀于衆，以鎗殺李準，不幸誤中孚琦，生才因而死之，清吏震駭，戒備遂嚴。

黨人本恃新軍爲主力，清吏則以漢奸之密告，遂繳新軍械；而又按戶搜查，冀一網盡舉。時革命機關，遍布省垣，每藉嫁娶之名，以花轎爲運械之具，清吏雖狡，亦莫能窺其祕，自漢奸出首，黨人都自危。克強先生恐人心一去，無以對中山先生；且無以對海外僑胞，遂不顧一切，決于三月廿九日下午五時有半，舉義廣州，黨人有厄之者，先生不爲動，躬執短銃，進攻督署。清督張鳴岐等，已先期得信，避匿水師提督行台，

得免。

時李準已盡悉黨中之祕密，因先期從順德調三營來省，扼守龍王廟高地。黨人既處衆寡不敵之下；而軍械又苦不給；重以各不相謀，遂告失敗，林覺民喻培倫諸烈士，均以傷重被捕，克強先生爲敵彈傷二指，以同志朱執信趙伯先之力勸，微服而赴香港，因得免于難。

諸烈士既捕，莫不談笑自若，神色不少變，庭訊之日，責清吏以大義，慷慨陳詞，清吏氣爲之奪，當林覺民親書供狀時，以與奮致嘔吐，李準竟躬捧唾壺而前，其感人之深也有如此。

是役也：殺身成仁者衆矣，其姓名之可得而稽者，凡七十二人。葬葬于黃花崗。

一一 排演須知

予情兄曾經說過：「寫歷史劇本來是一件極艱難的工作；因爲歷史是歷史，戲劇是

碧血黃花

戲劇，如果過重于歷史上的史實，都必然會失却了牠戲劇上的演出性。所以寫歷史劇，一方面固然要顧到史實，一方面更不能不顧到這史實有沒有戲劇的演出性」。本劇事關黨史，當然不能隨便胡來，但爲演出性的關係，又不能不稍加穿插，如第一場之會議，在史實上本來沒有溫生才在場，更沒有反對馮憶漢的論調，但爲強調「演出性」起見，便不得不稍違史實而將溫生才硬拉上去。

第二場也是與史微有不符，稱病是事實，趙伯先的詰問也是事實，不過馮妻之設計，是戲劇而非事實，但當時也許會有這樣的事情發生，因爲這是很在情理之中。

第三場雖與史無據，不過也在人情之中，寫林可山寫得這樣地深明大義，似乎不致唐突了先烈的家庭。

根據史實，本沒有陳意映到廣州去探訪林覺民的那回事，但他們傾的情愛，具見于林先烈的遺書，爲強調演出性起見，不得不將遺書之文字，改爲口頭上的陳述，這樣的移花接木，或者不致爲大雅所訶下嗎！

第七場本是三月二十八日那一天的事實，至於譚人鳳的香港起來，乃是二十九日那天的事情，按照舊劇習慣，似乎應有「出發」的一場戲，而譚人鳳的一段史實，我又不忍將他割愛，沒有辦法，只得將二十八日的會議併到二十九那天去了，日期雖屬不符，于史確有根據。

欲使舊劇的生命多延長若干歲月，不但應當革新它的內容，同時還須改善它的制度，因此本劇是求平均發展，不偏重于某一個人。生的方面，黃興固然主角，但林覺民、喻培倫、李文甫、方聲洞、溫生才等，也是非常重要。旦的方面，陳意映固屬主角，但徐宗漢、周綺霞等，也同樣重要。希望排演的時候，不要堅持成見，側重了黃興個人，而將其他角色的喝念，偷詞減句，是爲主要！

第三場的「誤刺芋琦」，倘然限於事實，儘可不用儀仗大轎等等，改爲暗場行刺，（場內作鳴鑼喝道聲，溫生才白「想那李準來也」，說畢急迫地下場，場內作槍聲以及嘈嘈聲，溫生才從場內逃出來，中軍追出來，當場被捕），不過須要導演先生善爲處理

！至於第七場的一頂花轎，是千萬不可省略的，因為與史有關。

第八、第九兩場黃興中彈，而致傷及肱指後，應當帶「彩」，再喻培倫是個獨手，希望扮演這兩位的演員，加以注意！

第十場的「大審」倘然角色不敷分配，可以略去兵備巡警二道。

扮演黨人的演員，能穿西裝或學生裝最好，倘若物質上的條件不夠，即青布長衫也不要緊，惟扮演黃興的那位，仍以西裝或學生裝爲是，扮演劇中徐宗漢、陳意映等的諸位演員，必須短襖長裙，千萬勿穿旗袍，因為辛亥的那一年，還沒有旗袍發現。

張鳴岐李準諸人，雖屬一品大員，但並未「欽賜過黃馬褂」應當是箭衣外套，紅頂花翎，不要糊裏糊塗的穿上黃馬褂，再第六場的張鳴岐，應當穿便服，因為他是在內堂，並且是從珠江畫舫裏回的。

哨官最好穿得勝褂，掛腰刀，白石頂拖藍翎，並且應當有辮子，衛兵是黃色軍裝，也要後拖辮子。

倘然唱不來排子——因為漢劇的朋友多半不會唱排子——那末第四場的「一枝花」不妨改為「念對」，第六場的「綿搭絮」不妨改唱小曲。

如其沒有風琴，那兩支歌曲可用胡琴來拉，歌譜的 5 · 6 · 7 · 1 2 3 4 5 6 就是等於胡琴上的合四乙上尺工凡六五。

舊戲的術語，還沒有統一，劇本上用的，是以平劇為準，但近來的漢劇不時上演我的劇作，因作平漢劇術語對照表如下：（名稱相同的不列，劇本上沒有的不列）：

平 漢

慢二六 慢一字

快二六 一梁子

哭頭 上 滾板

數板 一 站子

掃頭 一 扎皮

碧 血 黃 花

碧血黃花

100

大發點——起大堂

倘若重慶各戲園上演本劇，而沒有人導演，編者願盡義務，只須來信通知一聲。

（來信由中國戲曲雜誌社轉）

後記

二十七年十月，我從第二故鄉——漢口避難到重慶，有一天和漱予兄談到舊劇劇本問題，漱予兄便叫我寫一本黃花崗，我就不加考慮地答應下來。當時我的心理：以爲黃花崗起義的那一年，我在第一故鄉——上海，曾爲十九二十鋪商團，寫過「溫生才刺李琦」的新劇；而且我自己扮演過溫生才。又因民三的那年，曾爲民鳴社寫過黃花崗，自以爲這是駕輕車而就熟路，沒有什麼多大問題？預備開始了，纔覺得這件工作的不容易！因爲事關黨史，寫得過於輕鬆，深怕唐突先烈，而且有損黨的尊嚴；寫得過於嚴肅，又怕演出來沒有效果；左難右難，難得沒有辦法，只有將這件工作，暫時停頓下來。

二十八年的秋間，中國戲曲編刊社成立，漱予兄忽然舊事重提，並且借給我許多關於黃花崗的參考書，我當即向著漱予兄道：「像女同志假扮新娘娘這類的趣事，能不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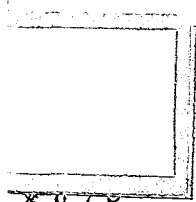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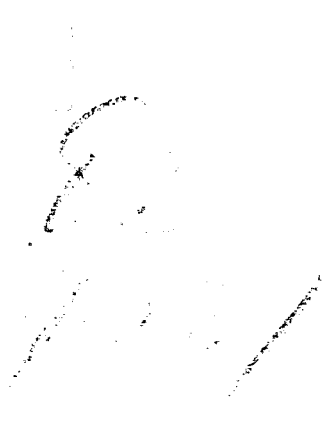
夠寫上去」？他說：「這是載明黨史，大概沒有甚麼關係吧！」經此一度商談，我便有了把握，預備寫了，突然地舊病復發，不得不告停頓，直到今年二月初，方纔開始着筆，寫了六個半月，纔得勉強完成，其中已經三易其稿。我寫劇本，從來沒有這般地審慎；這樣地費時，本劇之所以鄭重其事，一因黨史有關，不敢草率；二因我與克強先生人鳳先生都有一面之雅，很想把他兩位個性以及風格，在戲裏面完全表現出來，但是拙陋如我，終於有此心而無此力啊！

本劇十分之七八，是在警報中寫成的；而且又在敵機狂炸北碚之下。這是一件值得紀念的事啊！

再本劇之寫成，得漱予兄之助力不少，在此謹敬表示感謝！

二九，八，一六，朱雙雲記於北碚石柱灣，在警報中

重慶市圖書雜誌審查委員會圖字第一八四七號



116689